



寬政
改正

孟子

道春点

二

成本. 8
3

□ 12
2987
3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復。夫又反。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賢曾西絕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音增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曾不安貌先子曾子也絕怒色也管仲之言則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於九合諸侯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路則我馳驅而不獲者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若子見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也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及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
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
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
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朝音潮商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學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
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

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討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不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一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

先我不動心身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不動矣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挫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朝乘去聲北宮姓黜名曾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黜蓋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

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務敵入舍專守也子夏篤信

聖人曾子及求諸己故二子與曾子子夏雖非等論然論其氣

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彼。多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備。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可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勿求諸氣者。急其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可求諸氣。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然凡言而不可求諸氣。則既失於外。而遂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將帥。而氣亦人。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來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

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任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生鬼之說以究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所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貌氣即所謂體而識其義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真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兩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也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天理之自然餒即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用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氣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

慊月聲口切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之始也非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於外而氣自然發於中非由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事直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信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

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
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事焉而勿正也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
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與事正預期也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
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
其效其或末允則但當勿忘其所事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
乃其養氣之節度也問憂也揠拔也其有事而無知之貌其人家
人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
無是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
惟不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

詖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
病偏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窮困屈也四者皆
相因則心之失也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明乎正理而無蔽
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明乎正理而無蔽
易者得此非心不通於道而無疑又知其害於外之理其孰能
者不病其言非心不通於道而無疑又知其害於外之理其孰能
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
猶未免難於堂下象人之忠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
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

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指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

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子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子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三人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

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
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
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成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下也二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不至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汙音蛙好去聲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論聖則不異事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

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凡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

水也。出。高出也。拔。時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

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

贍。足也。詩。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久。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詩。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徹。直。列。反。其。音。杜。綢。繆。武。處。反。詩。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繆。補。章。也。牖。戶。巢。之。也。

通氣出入處也。予為自謂也。言我之備慮詳密如此。今此仕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五日浴。般音傲。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魚列及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

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

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彈子口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必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其私田而不稅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

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十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十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

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之命不敢不從若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心以存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老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人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云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教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入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側隱 羞惡 辭讓

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郭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海雖遠亦吾度內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

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

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

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

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善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

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

智也

焉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及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

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甲。去聲。為不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善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之。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

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

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也。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地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坦。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故棄也。泥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一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

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也。

華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

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

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

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

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

歸而造於朝西。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推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今勿歸而造朝。以實云。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病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

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惡。平聲。下同。景在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在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

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

禮若不相似然天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觀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筆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兼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

言也今齊王仙有爵耳始得以此慢於茲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樂音洛大有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役使者也所受教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

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者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故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以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

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及反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薛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

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

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皆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蚘。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功。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王。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

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

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品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

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

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治如字。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正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未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編因禮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

此必二反。較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較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當自盡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

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

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

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

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天史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眾其民，何不可之有？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齊破燕後一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解。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

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

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象，而象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凡之惡。

而棄之邪？周公愛凡，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

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

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足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第十章十一、十二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

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身，固所願也。朝音朝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升於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入行而去，則其義不可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之語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辨龍斷之說。如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

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受

○孟子太齊病於晝

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勸反隱憑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病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終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及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成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此子思然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固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

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思滯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弟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二病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

予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利。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之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太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

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憐民。倦倦之餘意。季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

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前今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至文

武。若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世。者為中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

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之。且於是而不得。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
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言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實未嘗不豫也

古之道乎

名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也國也

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下端裁之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平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堯舜初無以道言也

異但衆人皆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其性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一不能悉記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善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入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復之以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觀古覓反成觀人姓名彼謂聖賢也亦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言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可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高音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迫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愛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咨疏諸所居反飭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之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疏麻布也紆縗也喪禮三日始

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魯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

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故勝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
之而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未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舊俗所傳禮文小異
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
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
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

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歡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
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
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歎歎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
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口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
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

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側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受其良而不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其善堯舜之說則固百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有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及信而不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什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束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教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二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

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三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於五禮及從目從分或音普見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子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辨者九一之仕者世祿三若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兩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也當時助法盡廢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

庠以養也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射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扁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工業然為王者師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奮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

天官法畢戰滕臣又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其溝壑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

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法也

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其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

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

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友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俸而私田野人之所受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繁然自備具而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

野人而言首文耳上言野及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鄉友與學者議占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厚私抑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故當恤愚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為志未就而卒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廢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

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

而為氓丈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搗

履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搗音闔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名也踵門足至

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慮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喪祭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

雍食音雍。殽音孫。惡平聲。養食。朝日。殽夕。日殽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虐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

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

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

釜餽饗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餽。所。以炊。饗。與。火。也。鐵。和。屬。也。此。語。也。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

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

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

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哭。金。也。或。讀。屬。上。句。合。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
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
下州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

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滸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

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滸。音藥。濟。子禮反。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末盡乎。也。洪。大也。橫。流。之貌。暢。茂。也。長。盛。也。繁。殖。也。偪。迫。也。禽。獸。之。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也。繁。殖。也。敷。治。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也。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敷。布。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金。曰。胡。蘇。曰。簡。曰。濼。曰。鉤。盤。曰。南。津。滸。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亦。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

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及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入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未。之。邪。有。正。之。狂。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言。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

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

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即。受。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多。惟。若。堯。之。得。舜。舜。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
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貴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
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
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
出於衆之稱言其能自技於
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
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殯曾
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灑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旱。三年古者
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塘也場
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
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
之乾也。皜皜潔日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尤極潔白非有若
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
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舒。不號也。舒。國名。也。按。今

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詁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遊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緯反。此必二反。惡。平聲。倍。倍也。徒。倍也。此。北。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僞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我。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一尺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夫上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誦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

也

天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又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愛無差等始由親也孟子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孝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日人物之生必谷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至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眈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泚音池眼楚怪反泚七禮反眈音諄為去聲藁力迫反槨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葬

孟子卷之五終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也密山水所趨心納於屬姑語助聲或曰噉也噉攢共食之也
類類也此此然汗出之貌晚邪視也視正視也非為人視而又不
而然也所謂一木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
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
也此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也此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
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尋猶屈也五尺曰尋尋猶伸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固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

庸人之言夫真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之言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天音扶與字聲此以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以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

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

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

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矣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

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也嬖奚簡子之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後之再乘也強而後可嬖奚不肯強之而復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乘生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會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九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一反比何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守節則道不行矣楊氏曰

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去之入黨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夫
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
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庚反冠去聲女家之
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
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
可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妻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
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
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

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繼反質與贊同
下同周霄魏人無君
謂不得仕而事君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後
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其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
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孟子卷二

四十一

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及皿武永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

此其急任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益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繡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萬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與所以覆器者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去聲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實意以孟子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狗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意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無事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表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音音嗣下同孟子言自後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場。武安反。予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

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當。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與。也。餉。亦。饋。也。書。商。言。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上。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
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入。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國。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絡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立。日。嗣。按。周。書。武。成。篇。

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大。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又。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

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主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士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各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士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人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又亦小異。言武士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末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士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小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

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

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無以成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

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殷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此。去聲。內。與納同。殷。于木。總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助。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曾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曾。虛業反。肩。奴簡反。曾。肩。諂。體諂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論於汗賤而不恥。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未。大夫也。什一。井田之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難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

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也。一治一亂氣化或聖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理之常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

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宮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滙無涯之水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下地上高地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海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溢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

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狉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汙。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汙。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二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一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之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開也缺壞也此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廣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以得肆則賊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身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司蠶音曹咽音宴匡章諫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惟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惟有木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天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與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駮者已頻頰曰惡用是覩覩

辟音壁纊音盧練府也

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駝也與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因辟音避煩與音同願與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

成同。子六反惡。手聲。駝魚之友。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時。之。也。仲子也。駝駝。賦聲也。類與。

孟子卷之六終

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類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嫂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天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